

四

发动事变 占领沈阳

抗日战争纪念馆

抗日战争图书馆

回忆“九·一八”事变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纪略

李济川

1931年9月18日，日本关东军占领沈阳，发动了震撼中外的“九·一八”事变。我当时是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副官处副处长，对于事变前中日双方的交涉，及汉奸们的卖国投降活动，有些亲见亲闻，现就记忆所及，叙述于下。

从时局紧张到北平请命

这次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陆政策的具体贯彻。开始他们以中村大尉事件等为借口，用外交手段对东北当局进行压迫。那时，海陆空军副司令张学良正在北平协和医院养病；代理长官张作相亦在锦州小岭子私第为伊父治丧。沈阳主持外交的只有张学良的参谋长荣臻、辽宁省主席臧式毅、外交特派员王镜寰（字明字）。在事变的头些天，就盛传日本帝国主义要实行武装占领，他们在军事方面作了布置，除关东军调来满铁附属地外，对在乡军人，也发给了武器，风声鹤唳，人心惶惶。

9月14日突接张作相电，要我速去锦州，面商要事。我当

天到锦州小岭子张作相公馆。张说：“上次参谋长荣臻到我这里来，我告诉他，东北外交和军事都要依靠中央，不能单独行动。中日问题已到严重关头，臧主席（式毅）和荣参谋长想如何办理呢？”我答以没有头绪。并告以多门师团的部队开到南站，日本在乡军人都发了武器，战火大有一触即发之势。张作相要我马上去北平，按照他的意思请示张学良究竟怎么办，是准备抵抗，还是屈膝求和。我当即辞出，下午4点钟去车站。

次日8时到北平。下车后，直赶协和医院。当时张学良患重感冒，在该院休养，住东北角地下室内，由侍卫副官长谭海引入。张问我沈阳情况怎样。我说：“东北目前局势严重，究竟如何处理？我受辅帅的指示，来向副司令请命。”张说：“我因病头脑不清，精神也不好。前几天荣参谋长来，我已告诉他，东北大事，由张辅帅、臧主席和荣参谋长三人酌情处理。对重要问题咱要依靠中央，不能单独对外。中村事件的交涉，可向辅帅说，微末事情，咱们可以相机办理。”又说：“请辅帅赶快回沈阳主持政务。”我说：“今天的紧急情况，还不知怎样处理？”张说：“蒋委员长告诉我，东北外交总的方针是和平解决，不能酿成军事行动。我们能解决的就解决，不能解决的由中央负责。你迅速回去，请辅帅相机处理。前些日子驻日大使汪荣宝由东京回来，已到锦州和张辅帅说过：日本各地都在搞游行示威，跃跃欲试，想以武装占领东北。你赶紧回去吧！”

当夜12时我到锦州小岭子，面见张作相汇报。他对我说：“荣参谋长来时，我已告诉他，关于中村事件，任何赔偿道歉我们都可以担负过来。”我由沈阳来时，情况就十分紧急，形势相当严重。这时我问他什么时候能回沈阳，明天一起回去行不行。我还说：“沈阳没有大员主持，军、政两方互相推诿，恐把事情弄坏。”他说：“京津方面安福系来了不少人吊唁，大概明后天

他们走了，我就回沈阳。”

中村事件最后一次交涉

我于9月16日离开锦州小岭子，即乘快车回沈阳。下车后，遇见副官处驻站副官李凤楼和许仲仁。他们很惊慌地对我说：“处长啊，不得了，情况严重，南站日本军队和在乡军人都成行成列地拥挤不开。马路湾西边日本‘忠魂碑’附近，放有10余门大炮，情况紧急，恐怕今天就过不去。”我告诉他们要沉着，有事用电话联系，明天辅帅就回来。

之后，我直奔三经路荣臻参谋长公馆，见门前汽车很多，宾客盈门，正为伊父庆祝寿诞。我一进楼，见当中摆设寿堂，香烟缭绕，灯烛交辉，颇极一时之盛。到东客厅内，满屋大员，抽鸦片、打麻将，更有张筱轩的京韵大鼓，热闹非常。荣参谋长叫我上楼。他问我：“副司令和辅帅有何指示？”我说辅帅指示：对中村事件，日方要求赔偿道歉，我们都可以担负起来，关于要价还价问题，等辅帅回来再说。

时近中午，下楼就餐，大家将入座，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突来祝寿。林对寿堂行三鞠躬礼。礼毕，约荣臻于午后4时在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会谈。

林久治郎走后，荣参谋长对我说：“午后3点你先到公署，并约王明宇（外交特派员）一同在公署等我。”我于午后3时到公署，打两次电话请王明宇未到。林久治郎于4时来公署，他见荣臻不在，问我：“荣参谋长怎么没来？”我说：“他家宾客很多，一会就来。”我随即用电话告诉荣臻，说林久治郎已到。不久，荣参谋长来了，开始关于中村事件的会谈。因事机秘密，林会说中国话，这次会谈没有译员。会谈之前双方很严肃，甚至连外交上的礼节都免了。屋内只有荣、林和我。林说：“关于中村

事件现在已到严重关头，参谋长如何答复？”荣一转身将中村搞间谍活动的证物拿出来，有中村在兴安岭一带绘制的军用地图和其它文件，让林久治郎看，并说：“林领事你看看，这些东西让我没法办，你们没有向交涉署照会，没有我们的护照，我们不能负保护责任。”林说：“参谋长，现在经过这么多次会谈，还把这东西拿出来干啥！”林看到这些证物，精神很紧张，急得满头大汗，拿出手帕紧擦。

稍后，林久治郎静下来，用蛮不讲理的口吻对荣说：“日本军人横暴，不服从外交官指示，行动自由，这是我们陆军省的断然办法，到现在这个紧要关头，别的谈不到了。”荣也很愤怒地说：“我们的军人也是横暴。你们没有护照，擅入兴安岭屯垦区绘图拍照，辱骂他们，我们也没办法。”我当时急得冒汗，看事情已成僵局，荣并未按辅帅的指示办，我站起来说：“参谋长，我是副官处副处长，本没有参与军事和外交大事的权利。不过我有传达任务，请参谋长按辅帅指示办事。否则，我担负不起责任。”是时，林久治郎用手帕擦汗，斜视我一眼。荣站起愤怒地说：“我不能作亡国史的头一页。”我说：“亡国史头一页不是你作的，谁说了谁负责。”这样一来，林就知道了我方对中村事件处理态度的底细。林一跃而起说：“这件事情不能办了，我回去了。”并用威胁的口吻说：“中日友好关系最后破裂，我不能负责。”说完转身而出。荣送出二门，我送到大门外，时间是9月17日晚6点。

林久治郎走后不久，臧式毅到，问林久治郎怎么谈的。荣说：“没有结果。”我告诉臧式毅说，荣参谋长没有按辅帅的意思去办。荣说：“这事我算办不好了。”臧说：“赶紧找王明宇，让他就来。”不久，王明宇到来，手执文明杖，若无其事地笑哈哈地进来。荣说：“明宇，你怎么才到？”王明宇很稳当地说：

“我去南站大和旅馆，本想面见本庄繁（关东军司令）谈谈，未遇。土肥原（特务机关长）对我说。‘本庄司令有事去大连，你们对于中村事件怎么办吧？能办就办，不能再推了！’”臧式毅顿足对王明宇说“你赶快去日本领事馆找林久治郎，对他说，有关中村事件的任何赔偿道歉，我们都先担过来。至于讨价还价，明天辅帅回来再核计。”时已7点半钟。

北大营的炮声

我8点到家，吃完晚饭正是10点25分，忽听响了第一炮。我赶紧去边防公署。到大东门时，城门已闭，这时已响了第四炮。我对守门警察说：“你们的厅长（警察厅长黄显声）在厅没有？赶快打电话或派人去找。”到公署门前，见有卫队二十四团吴营长（名忘记）带领两排卫队守卫公署。我到副官处，只见值日副官萧涤五一人。我赶到办公厅给荣参谋长打电话，荣随即到公署。不久，北大营步兵第七旅来电话（打电话人的名字忘记）告急说“西门外有日军行动”。电话是荣接的，他问：“你们旅长呢？”回答不在营。5分钟后，王旅长（王以哲，字鼎芳）到，他对荣说：“战事已经发动，怎么办呢？”荣说：“往北平给副司令打电话，请示一下。”于是，荣亲自给张学良打电话。接电话的是张的侍卫副官长谭海。他说：“副司令陪美国驻华武官到前门中和剧院看戏去了。”荣问：“对东北局势，副司令有什么指示？”谭在电话中说：“副司令指示，要慎重从事，遵照中央的命令，坚决不要抵抗！”

这时东北电政监督朱光沐来电话，约荣参谋长和我到电政局，为的是向北平通话方便。当时我和电话室说：“谁来电话，可向电政局找我。”于是和王旅长、荣参谋长一同去电政局。这时北大营第七旅又来电话告急，说：“日军由柳条湖出发，已突

破西卡门。”荣臻告诉他们：“无论如何，就是日军进入营内，也不准抵抗，武器都要收入库内。”对方问：“日军要命怎么办？”荣说：“军人以服从为天职，要命就给他。”刚说完话，奉天典狱长倪文藻也来电话告急，说：“日军爬坡，在城上向狱内开枪射击。”我说：“凤山（倪文藻字）哪，在这种严重情况下，不能派军前去保护，只有你们沉着固守。”

这时东北航空处参谋长陈海华（字建文）也来电话说：“情况危急，我们机场有42架待飞的飞机，怎么办？”我说：“建文，赶紧飞锦州，飞去一架是一架，锦州不能降落，辽河以西任何地方都行。”

臧式毅来电话，让我们到他公馆去。我告诉电政局，再来电话时往省长公馆打。这时荣参谋长还想往北平打电话，可是线路已被破坏，打不通。同时小西门警察也来告急，说：“日军攻城，如果城门不开，他们就用炮打。”我告诉他们听命令，暂时不开。倪典狱长又来电话说：“城上站满日本兵，用机枪向院内扫射，在禁犯人已有暴动行为。”我说：“在此情况下，你开门放。”航空处参谋长陈海华来电话：“我支持不了啦，各方派人找飞行员，一个也没找到。”我问荣参谋长怎么办，荣说：“让陈参谋长酌情处理吧！”就这样，机场内的飞机及其它设备，拱手让给日寇。

这时，秘电处处长张志沂来了，拿着南京军委会十万火急电报，原文是：“顷准日本公使馆照会，内开：陆军省奏明天皇，准予关东军在南满附属地内自动演习。届时望吾军固守防地，切勿妄动，以免误会，切切此令。军事委员会筱。”大家看完电报，心情稳定了，认为没事了。臧式毅说：“快到拂晓了，他们的‘演习’也要结束了。”

语未毕，北大营第七旅来电话，请旅长速即回去。我问什

么事，回话说：“日军满院都是，已砸开枪库，打死中校军械官。”王以哲闻讯后，对荣臻、臧式毅说：“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下，是否将在外，军命有所不受？日本硬说我们破坏柳条湖铁道，难道我们就不能还手吗？”荣说：“鼎芳，你回去吧，随时来电话，有事听命令。”王遂出门，但他的汽车已被日寇掠去，中途受阻折回。

事后得知，北大营第七旅绝大多数官兵，并没有执行“不准抵抗，把枪放到仓库里，挺着死”的命令。在日军逼近营垣四周的铁丝网时，官兵们奋不顾身地抗击装备优良、人数众多的敌人。由深夜2时许，激战一个多小时，伤亡很大，在求援无望的情况下才突围，撤退到东山嘴子集结待命。

官员逃避与汉奸活动

9月19日拂晓5点多钟，日军占领北大营后进入城内，秩序顿时混乱。这时我们都在臧公馆，臧式毅说：“日军已进城，就不是什么演习了，我们派人向日军作交代吧。”遂派秘书长赵鹏第去省署，派我去长官公署，向日军作交代。

我与赵鹏第乃分头去省府和长官公署。我到长官公署后，得知卫队二十四团吴营长被俘，公署牌子被砸碎，号房电话也被砸碎。我急返回向臧式毅复命。时荣臻已不在，我问：“荣参谋长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臧说：“他已躲了，你尽快把制服脱去，快去吧！”

中午，我又去臧式毅公馆，见袁金铠（政务委员）、李友兰（本溪煤铁公司总办）、佟德一、张振鹭（财政厅长）、金毓绂等，正谈交涉问题。有人说：“我们几个人去南站见本庄司令。本庄不接见，告诉传达说：我们日军完全占领了沈阳，东北官吏没有接谈的必要。”继而又有法团代表去见本庄繁。本庄说：“对

于地方秩序维持问题，你们可以酌情办理。”法团代表拟出办法：（1）成立保安维持会；（2）成立自治警察团。交给本庄看，当即照准。袁金铠说：“人家日本人已经占领沈阳，还有啥办法呢，就成立这个会团吧！”另外，没有人吱声。臧式毅对我说：“你赶快去北平报告，省署派教育会姬金声会长去。”

我于9月19日下午2时由皇姑屯上车，走了三天两夜，21日到北平谒见了张副司令，将“九·一八”事变详情作了报告。张说：“沈阳的事情，我全知道，我正在想第二步办法，将长官公署迁到锦州，仍以张辅帅代理，现正等候中央指示。”

（冯应春、于俊满整理，摘自《辽宁文史资料》第四辑）

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纪实

赵镇藩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时，我正任东北军第七旅的参谋长，事变的当天晚上旅长王以哲不在军中，我正在北大营旅部住宿，亲身遭受了日寇的突然袭击，并率第七旅退出北大营，现将当时情况追忆如下：

事变前的敌我形势

日寇图谋东北，由来已久。由于清政府昏庸腐败，允许日本在南满驻军，日军早已控制了辽、吉两省的重要城镇和主要交通干线。迨至“九·一八”事变前，日寇在东北的侵略势力已根深蒂固。当时日本驻在辽、吉的军队实力和分布情况如下：一为铁路守备队，司令部设在公主岭，下辖四个大队（实为六